

最美的温柔

马新声

04

株洲日报

文苑

WEN YUAN



2023年3月12日 星期一 22593776

留住手帕

吴建

春天里，一场突如其来甲流袭击了我，整天咳嗽不止，于是我买了两块手帕，交替着使用。朋友笑我：“什么年代了，还用这玩意？”我笑笑：“我喜欢用手帕”。

记得刚上幼儿园的时候，所有的小朋友都用别针在胸前别着一块手帕。大些的时候就放在口袋里了，小朋友每每掏出来互相比较谁的图案好看，为此没有少让爸爸妈妈给我买新帕，甚至故意把旧帕丢掉。那时，班主任张老师也有一块蓝底白花的帕子。当我们玩耍得满头大汗时，她用手帕替我们擦汗；当我们哭闹时，她用手帕给我们拭去委屈的泪水。有一堂我终生难忘的作文课。那天老师讲解了习作要点后，便叫学生上台说素材。我心里“咚咚”直跳，生怕老师喊到我，因为我害怕作文了。可老师偏偏叫到了我。我站在讲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教室里静极了，同学们的眼睛都盯着我，我的脸上沁出了汗珠。这时，张老师走近我，拿出那块飘溢着芳香的蓝花手帕，轻轻地替我抹去脸上的汗水，慈爱地说：“别紧张，慢慢想，你一定行的！”一股清香涌入肺腑，我似乎清醒了许多，我慢慢地说了许多话，从此我喜欢上了写作。

在那个年代，对人们来说，没有别的东西像手帕那么重要。手帕的用处无所不在：擤鼻涕、出鼻血时擦鼻血；手或胳膊或膝盖擦破的时候包扎伤口；哭的时候擦眼泪或者咬住手帕抑制哭泣；头痛发烧的时候，可以放一块浸冷的湿手帕在前额上。在手帕四角打结可以罩在头上，抵挡太阳暴晒或淋雨。火车启动离开车站的时候，你挥挥手帕告别亲友。

自古以来，手帕就是国人特别是小女子不可离身的重要饰物，可以表达许多内容丰富的形体语言。人们用手帕传递感情、寄语相思。《红楼梦》里讲宝玉被老子笞打之后仍不忘让晴雯送两条旧帕子给黛玉，林妹妹也顾不得避嫌地在帕上题诗：“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尺幅鲛绡劳解赠，叫人焉得不伤悲。”后来宝玉被骗成婚，黛玉梦断魂归之际，这两块丝帕也和诗帕同抛。尺幅旧帕，成了一段千古绝唱。在一些古代戏曲中，手帕往往成为抒情传情之物。一个女孩钟情一个男子，她多半不会真言：“我爱你”，“我要嫁给你”，而是赠给对方一块绣满她秘密心事和美丽愿望的手帕。手帕的材质多半是棉布和丝绸，合在一起传递着一种朴素、温婉、天长地久的感情。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使用手帕的人越来越少，散发着淡淡幽香的柔软巾成了人们的宠儿。办公桌上、餐桌上、写字台上……到处可见它们的靓丽身影，但我很少用到它们。每当别人优雅地拿着散发着各种香味的纸巾擦拭时，我却很另类、很骄傲地掏出我的手帕，我没有一点落伍的羞恼。也许我一生的坚持只能保住一两棵大树，可每当我看到那些绿色的树木在风中摇曳生姿，听到它们枝头的鸟儿在愉快地歌唱，呼吸到它们制造的清新的空气时，我的心里便感到无比欣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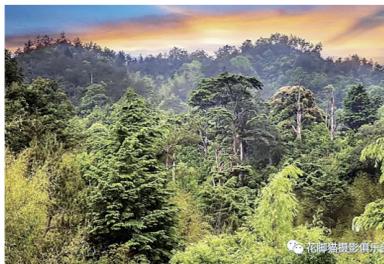
人们在纸风行一时的欧美和日本，为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人们也纷纷回归使用手帕。日本的森林覆盖率高达百分之六十四，但它仍立法禁止国人使用纸巾。我国一年消耗的生活纸制品约为440万吨。生产1吨纸，需砍伐17棵十年生的大树，生产440万吨生活纸制品就要砍伐7400多万棵！而中国森林覆盖率还不到17%。资源的消耗速度和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都是极其惊人的。留住手帕，就是留住绿色；留住手帕，就是留住春天；留住手帕，就是留住动物的乐园；留住手帕，就是留住美丽的地球，这个我们人类共同的家。

人们总是喜欢追逐时髦，犹如电话和电子邮件代替了书信一样，在手帕即被各种精美考究、香气四溢的纸巾挤出生活舞台，成为陈迹的历史，但我仍然对手帕情有独钟……



灵动的梨树洲

陈易帆



梨树洲景色

(图片来自“花脚猫摄影俱乐部”)

炎陵策源乡梨树洲村位于炎陵县东南部，距县城50公里，有着“湖南九寨沟”美誉。听说梨树洲风景秀丽，我那天终于得空成行，感受了一下野性与天然的美。

到了才知道，这里峰峦叠嶂，溪谷纵横，湖南第一高峰神农架耸立其中；还有原始次森林、南方铁杉群、福建柏群、冰白群、高山草甸等自然景观散布其间，平均1500米的海拔，年均14.4℃的气温。在诗意的牵引下，我们扑进了梨树洲的怀抱。“上中下洲梨树洲，各洲风景不胜收，上洲白山水胜九寨，中洲冰白千古秀，下洲林海怡心神。”站在下洲翘望天际，万里无云的晴空，深邃而高远，如明镜一般洁净，如宝石一般湛蓝。环顾四周，那高低错落的山峰，身手相牵，衣袂相连，连绵起伏。山野最具灵性之物自然是竹海了，放眼望去，迤迤的群山烟波浩渺，竹浪翻涌，嫩绿、翠绿、黛绿，绿波相叠，层层推进。风吹过，竹海使山呼啸般翻涌奔腾。

海拔1800米上的草甸自然是上洲高山的宠儿了，3000余亩孕育在高山的特殊草地为我们织成一条绿色巨毯，踏上那儿便觉得心旷神怡，纯净的空气让人胸怀大开。四处森林密布，空中蓝天白云。梨树洲山中的骄子当属那声名远播的南方铁杉群落了。有着植物界“活化石”之称的南方铁杉群落，像一块硕大无比的绿翡翠镶嵌在坡谷山野之间，艳阳下闪烁着一波波绿光，个体的杉或卧或仰，或屈或伸，或站成一柱，或蹲成一佛，灵性天赐。

我穿梭于一栋栋盛满现代元素的民俗，品尝着味蕾上的客家美食，沿着一条麻石小路，驻留在一座飞檐翘角的宅老宅前，探寻到屋檐下龙腾虎跃的石雕、门窗花鸟栩栩如生雕刻以及悬挂上凤舞鹤翔的木雕，它们虽经风雨侵蚀，蒙蔽尘埃，却依然散发着被时光浸染的暗香，露出风骨掩盖不住的惊艳；我还往返于田垌坡谷劳作的村民中，目睹他们用心用情抒写的一首灵动的田园诗。

一方山水润泽滋养一方人。再回首梨树洲村，山峦苍翠，溪谷纵横，梯田环绕村子，民俗错落有致，野鸟划破水面，白鹭悬憩树梢。好山自然酿制出好水。梨水洲的水春夏秋冬常年盈满笑容。中洲白水寨是水的舞台。这里有激流、有险滩、有深谷、有浅湾、有窄道、有急弯，集合着水的众多形态。由陡峭山势所形成的瀑布群就像一条条美丽的纱巾，随意飘在坡野上、山石间、林木里，时而静如沉碧，对岭山谷繁花杂树；时而动若风荷，“雷净蛟龙落刀尺，大珠小珠随风飘”；时而情溢盈怀，抱石夹树，挽花拥翠，奔向烟雨迷茫的远山深处。依水而生，枕水而居，靠水而栖，不仅是人类的智慧，在白水寨下方不远的百兽谷，就有一群“兽类”因这一溪灵水奔突而来。它们原本只是历经千年风雨剥蚀的岩石，因了这水，便活化为龙，在溪中嬉戏；活化为鹿，在岸边流连；活化为猴，在树林中觅果。有着“十里不同景，一里一重天”的天马寨之水，更是圆润潋滟，令人神思飞扬。

那名为黄龙滩的景观，溪水透明如镜，在翻翻水波下神奇可见一条长约20米的黄龙在水中游动、嬉戏，龙鳞、龙爪若隐若现；那个名为卧虎滩的景致，溪水淙淙，清澈见底，在溪下面一只毛色呈黄黑相间的“老虎”隐约可见，随水波之兴呈跳跃状，憨态可掬；那个名为马槽滩的“马蹄”冰白，蔚为壮观，白内的小鱼小虾自由游动。远方水雾腾起，水面渐起涟漪。白水寨、天马寨的条条溪水穿山越岭，坐滑梯一般一路滑下来，便铺成了下洲梨树洲湖。湖立峭岩之势，截神农农云雨，呈碧波荡漾高峡出平湖之胜。

草色烟光线照里，人歌鸟欢画图中。人行色匆匆，在自由奔放的春天行走，这里有一湖笑脸缤纷，一湖碎语暖怀，一湖浅吟低唱。



温暖你 治愈我

主办单位：株洲日报社
协办单位：株洲市中心医院、株洲市二医院、株洲市妇幼保健院

曾经，对于医护人员，我有这样的印象：穿着素净的白大褂，戴着天蓝色的口罩，脚步生风，英姿飒爽，笑靥如花，春风十里。但这几年，因为母亲多次心脑血管疾病发作导致下肢瘫痪，且老年痴呆症日益加重，我们住院的次数越来越多，我也因此和医护人员有了更多的接触和理解。

我家住在石峰区，每次母亲发病，我们就近选择了株洲市二医院。这几年，母亲越来越糊涂，是不听招呼手乱动的。输液的针头一旦阻滞，我们无奈又要叫护士重打，母亲小孩子样地乱发脾气，一个劲骂护士没水平，有时候甚至还准备动手要打人。护士不气也不恼，就像哄幼儿园小朋友一样，配合地玩游戏，哄她开心，待母亲消气同意配合了再扎针。

当每到这事，我的压力非常大。我怕母亲又乱动，我怕她的血管太脆弱。我看到护士俯下身去，仔细地在妈妈两只干枯的手臂上搜索着深埋的细小的血管，如同在山沟间寻找干涸的河道一样，然后再轻轻拍打着，终于屏息静气，小心翼翼地探着，最后凭借娴熟的功底把细小的针头慢慢插进母亲的血管……

母亲住院，我陪她入睡。每个暗夜，在母亲的鼾声中，我总能在朦朦胧胧中看到一个身轻如燕的剪影，她们会定时来到每一个病床前，查看病患的情况，帮她们掖好被子。而她们，经常只能趴在服务台硬邦邦的桌子上轮流打盹。清晨我们还没起来，她们就要交班。一个夜晚后，有的护士喉咙变得嘶哑，面容变得憔悴，腰板不能挺直。

母亲不能行走，且又好动，送她去住院楼对面的影像楼做检查，我是无法一个人完成任务的，我只能向护士站的护士们求助。她们便一下子来了好几个，前护后推，左拥右簇，将母亲用推床推到对面楼做检查。有一次，需要返回时，突然下雨，我束手无策，护士们找来几把雨伞和宽大的护理垫，前后左右一一卡位，先拉着护理垫浮在母亲身上，然后撑开几把雨伞再护在上面，像鸡妈妈护住小鸡一般将母亲团团护住，小心翼翼地穿过雨带。回到住院楼后，母亲的身体丝毫未湿，但她们戴着蓝色小花的护士服，却没有润着雨水的痕迹……

有一次，我临时有事离开，拜托护士照看。不料，我一走母亲就要小便，她不听劝阻，硬要乱爬，护士劝说无效，只好找来轮椅

抱她起来坐着拉，但她身体肥胖，因瘫痪下肢无力像带鱼一样，几名护士搞得手忙脚乱，扶的扶腰，抬的抬脚，抓的抓手，被她弄得一个个东倒西歪，好不容易侍候她解完小便，没过几分钟她又喊着“要尿尿”。无奈，护士们只好再次一起上阵，七手八脚，让她解……谁知过了几分钟，她又接铃说又想小便……这次，护士们将她抱起来，她突然一个趔趄往前倒，幸好一名叫刘希的主管护师及时上前保护。母亲没事，刘希却闪到了腰……

我回来得知这些情况后，心怀歉意地去看望刘希。她没有丝毫埋怨，拍着被扭伤的腰，依然笑呵呵地说：“这怎么能怪阿姨呢？”去年底，母亲病情进一步严重，脑袋不能说话，转到了株洲市康复医院。管床医生姓王，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孩。因为疫情，康复机构管控严格，我来看望她的次数更少了，但心里总是有些不放心的。有一次，我进病房探视，看到王医生俯下身，身边站着两名护士，正围着母亲忙活，屋里飘出刺鼻的臭气，我轻轻走上前，眼前的一幕让我愣住了：她们都戴着手套，两名护士正在把母亲笨拙的身体搬起固定，王医生歪着头，把手指伸进母亲的臀部，而母亲身下的便盆里，已经分明盛了一粒粒圆球状的大便……她们那么投入，以至于好一阵子才发现我，王医生抬起头，我清晰地看见她满头的汗，她笑着解释：你妈妈几天大便不通了，我帮她抠出来……接着，继续低下头去，埋头工作。

终于，她说：“好了。”于是如释重负地直起腰身，把污秽的手套摘下，擦擦额头上的汗水……

如果不是自己的母亲，我遇到这样的场合，即使是旁观也可能恶心得作呕，但这几位花样年华的白净女孩，却泰然自若，让我充满了感动和感激。

我默默注视着她们，愣住了。我虽然看不见你们的脸，但我知道你们是最美的；在这种特殊的场合，你们比平日更美！

征稿要求

- 1.除诗歌外题材不限，字数1200至2000字为宜。
- 2.文章要求真情实感，见人记事，不要大话、空话、套话，同时附上作者联系方式。
- 3.投稿邮箱：420918118@qq.com。
- 4.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奖金3000元；二等奖2名，奖金2000元；三等奖5名，奖金1000元；优秀奖10名，奖金500元。
- 5.活动时间：2023年2月至2024年2月。

随笔

孤树无言

王国梁

我在野外走着走着，迎面撞上一棵孤树。天地空旷，四野寂静，这棵树孤零零地挺立着，它没有一个同伴。风肆意地吹着，仿佛所有的岁月风吹都由这一棵树承受着，它显得孤傲而倔强。

这棵树是一棵白杨树，叶子还未长出来。黄昏，旷野，孤树，寂静的画面。我站在孤树下，忽然间觉得这棵树仿佛歌里唱的“孤勇者”。

那首歌在我脑海里盘旋起来。“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致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我觉得这首歌完全是为孤树所唱，把它的孤单和勇气都唱了出来。这棵挺立于天地之间的孤树，就像一位笑傲沧海的侠士，在波光诡谲的江湖里纵横多年，迎接着一场又一场的挑战，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命运围剿，最终只剩它一个人的“东方不败”。

这棵树为何成了一棵孤树？它最初应该也是由人栽种的，不过很少有人栽种只栽一棵。或许原来周围都是它的同伴，它们像一群单纯少年，准备出战江湖，展现树的风姿和魅力。可是，世界从来不是风平浪静的，每一场疾风骤雨对它们来说都是一场血雨腥风。很多脆弱的树倒在了暴风雨之后，也有一些树死于外力的破坏。任何生命的历程都是曲折的，一棵树要长成参天大树不是件容易的事，正如一个孩子长大后成人需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而一个成人一生仍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诗歌

现代诗两首
春耕

卢兆盛

几场春雨过后
春耕便进入了农事日程
沉寂了一个冬天的田野
又开始躁动，热闹起来
养精蓄锐多日的耕牛
步伐轻松，斗志昂扬
犁铧掀起的滚滚泥浪
舒展着即将播种的兴奋
农夫充满阳春的吆喝
给苏醒的田园平添了几分神韵

低飞的燕子三五成群，叽叽喳喳
好像在预测、讨论来日庄稼的收成
忙碌的蜜蜂在油菜花海里穿来穿去
满身的花粉透露出收获的甜蜜与欢欣

春耕，本就是一幅绝美的水墨画
年年春天，如期发表于广袤的田野
而继续春风，潇潇春雨，暖暖暖阳
永远是画面最生动最迷人的背景

泥土

杨明军

站于陌生的经纬线
展开紧贴肚兜的泥土
认真地嗅去嗅
你对故乡会有不同的理解

那盛产阳光
和只有阳光才得以盛产的泥土
那托出圆月
又使圆月挂满相思和泪痕的泥土
酸酸甜甜的果实
溢满了乡愁的盐花

醉心于泥土
醉心于泥土饱含的滋味和气息
我们的一切都取之于泥土
或是肉桂，或是粮食
或是鹅黄发芽的憧憬

散文

借田而歇

李秀芹

和丈夫漫步山中，寻小径而行，发现密林深处有一片菜地，菜地不大，只种了半畦韭菜，半畦小葱，剩下的一小畦不知种了啥作物，种子还未破土。

菜地周遭都是树，并不适合种菜，韭菜和小葱也是苗矮叶长，像没娘的孩子。一老耆端坐树下，锄头扔在一旁，看来是他锄地锄累了，坐着休息的。

我和丈夫行至跟前，忙热情邀我们坐下喝茶。细观老者，戴着斗笠，穿着棉布衣衫，脚踩圆口手工布鞋，一副农人的打扮，但却干净整洁，又与普通农人不同。

与老者攀谈，得知他是退休工人，离开农村几十年了，退休后在家闲得无聊，便到这里开垦了这块荒地，好的荒地都被附近村庄的住户开垦了，这里位置偏僻，土壤贫瘠，种庄稼也长不出好，没人跟他抢，所以才让他这个“外来户”有可乘之机。

我跟他谈，这里种菜根本不长，没有水源，单靠从家里载水，远水解不了近渴，不如撒点玉米种子，任其生长去。老者笑着说，我种菜不为收成，纯属种着玩的，你们想呀，我坐自己田里休息，名正言顺，若一人独坐林间，就有点奇怪，会吓到路人。

原来，老者是借田而歇呀。老者说，也不全是，农村出来的人，对土地有种特殊的感情，坐田间地头，心便踏实。

想起我的祖父，种了一辈子庄稼，不管农忙或农闲，他都要到田里去，下雨天没法下地干活，他也要去。祖父在田边盖了一间石头房，用来避雨。

雨天，祖父便去石头房看田，看田里的庄稼喝足了水，哪里需要泄水，哪里需要堵水，无事可干时，祖父便坐在石头房里观雨。石头房里有张木板床，上面铺着草席子，祖父困了便在草席子上和衣而卧，伴着雨声，守着田地入眠，祖父才可以睡个踏实觉。

小时候奇怪，为何祖父下雨爱去石头房睡觉，祖母回，一个大男人白天在家睡觉像啥样子，去石头房睡觉，还能看着田里庄稼。祖父则笑着回答，他去石头房睡的不是觉，是等雨停，雨停了，便去田里继续劳作。

同样是借田而歇，老者与祖父心境却截然不同，一个是休闲为主，种地是娱乐；一个是劳作为主，休息是迫不得已。

现在，农村人出去打工也有五险，老了可以领退休金，而且城中村和城郊的耕地越来越少，物以稀为贵，种地也由不得已变成了田园乐事。